

## 「美文选粹」有声电影

作者 | 老舍 赏析 | 张华永



### 【编者寄语】

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，有声电影作为新生事物走进人们的生活，因此看有声电影自然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。现代著名作家老舍用他那特有的诙谐和幽默，给我们再现了看有声电影时令人啼笑皆非的人物群像，但笑过之后更多的是让人掩卷沉思。

### 【文本研读】

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<b>有声电影</b></p>	<p>题目“有声电影”既是一个事物名词，其实也是围绕它而展开的事件。简约而意蕴丰厚，是串连全文的线索。</p>
<p>①二姐还没看过有声电影。可是她已经有了一种理论。在没看见以前，先来一套说法，不独二姐如此；此之谓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知之”也。她以为有声电影便是电机嗒嗒之声特别响亮而已。不然便是当电人——二姐管银幕上的英雄美人叫电人——互相巨吻的时候，台下鼓掌特别发狂，以成其“有声”。她确信这个，所以根本不想去看。</p>	<p>小说以二姐对“有声电影”的独特理论开篇，让读者对二姐有了初步印象，同时以一般小说少有的议论笔调，评价二姐的行为，是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知之”，奠定了本文讽刺的笔调。</p>
<p>②但据说有声电影是有说有笑而且有歌，她才想开开眼。恰巧打牌赢了钱，于是大请客。二姥姥三舅妈，四姨，小秃，小顺，四狗子，都在被请之列。</p>	
<p>③大家决定看午后两点半那一场，所以十二点动身也就行了。</p>	
<p>④到了十二点三刻谁也没动身。二姥姥找眼镜找了一刻来钟；确是不容易找，因为眼镜在她自己腰里带着呢。跟着就是三舅妈找钮子，翻了四只箱子也没找到，结果是换了件衣裳。四狗子洗脸又洗了一刻多钟，总算顺当。</p>	<p>情节一：序曲。这几段文字写看电影前的准备。本该十二点动身的，却被几个无关紧要的事耽搁，本能轻而易举解决的事情，却是毫无节制地拖延。从“打牌赢钱”请客看电影，到看电影前准备的“瞎忙活”，市民阶层的那份懒散、油腻暴露无遗。</p>
<p>⑤出发了。走到巷口，一点名，小秃没影了。折回家里，找了半点多钟，没找着。大家决定不看电影了，找小秃更重要。把新衣裳全脱了，分头去找小秃。正在这个当儿，小秃回来了；原来他是跑在前面，而折回来找她们。好吧，再穿好衣裳走吧，反正巷外有的是洋车，耽误不了。</p>	
<p>⑥二姥姥给车价还按着老规矩，多一个铜子不给。这几年来，她不大出门，所以现在拉车的三毛两毛向她要，不是车价高了，是欺侮她年老走不动。她偏要走一个给他们瞧瞧。她确是有志向前迈步，不过脚是向前向后，连她自己也不准知道。四姨倒是能走，可惜为看电影特意换上高底鞋，似乎非扶着点什么不敢抬脚。她过去搀着二姥姥，要是跌倒的话，这二位一定是一齐倒下。</p>	<p>情节二：发展。这两段文字写去看电影的路上。承接上文，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还没看电影呢，居然人能走散，真是令人匪夷所思。而二姥姥坚定地按“老规矩”办事，执着地要走几步给车夫瞧瞧，揭示其偏执及盲目自信的性格。小说夸张地形</p>

	<p>容二姥姥连“脚是向前向后”也不知道以及四姨“非扶着点什么不敢抬脚”的举动，让人啼笑皆非。</p>
<p>⑦三点一刻到了电影院。电影已经开映。这当然是电影院不对；二姐实在觉得有骂一顿街的必要，可是没骂出来，她有时候也很能“文明”一气。</p>	
<p>⑧既来之则安之，打了票。一进门，小顺便不干了，黑的地方有红眼鬼，无论如何不能进去。二姥姥一看里面黑洞洞，以为天已经黑了，想起来睡觉的舒服；她主张带小顺回家。谁不知道二姥姥已经是土埋了半截的人，不看回有声电影，将来见阎王的时候要是盘问这一层呢？大家开了家庭会议。不行，二姥姥是不能走的。至于小顺，买几块糖好了，吃糖自然便看不见红眼鬼了。事情便这样解决了。四姨搀着二姥姥，三舅妈拉着小顺，二姐招呼着小秃和四狗子。看座的过来招待，可是大家各自为政地找座儿，忽前忽后，忽左忽右，离而复散，分而复合，主张不一，而又愿坐在一块儿。直落得二姐口干舌燥，二姥姥连喘带嗽，四狗子咆哮如雷，看座的满头是汗。观众们全忘了看电影，一齐恶声地“吃——”，但是压不下去二姐的指挥口令。二姐在公共场所说话特别响亮，要不怎样是“外场”人呢。</p>	<p>核心情节一：入场。有了上文的铺垫，可以想见看电影时可能会发生的事情。不料，一个入场竟引起轩然大波，以至于要召开“家庭会议”才能解决。作者仅通过只言片语便活画出众人不“文明”的样态。尤其是二姐亮眼的表现，实在给这场“有声电影”增加了不和谐的音符。</p>
<p>⑨直到看座的电筒中的电已使净，大家才一狠心找到了座。不过，还不能忘了谦恭呀，况且是在公共场所。二姥姥年高有德，当然往里坐。可是四姨是姑奶奶呀；而二姐是姐姐兼主人；而三舅妈到底是媳妇；而小顺子等是孩子；一部伦理从何处说起？大家打架似的推让，把前后左右的观众都感化得直叫老天爷。好容易一齐坐下，可是糖还没买呢！二姐喊卖糖的，真喊得有劲，连卖票的都进来了，以为是卖糖的杀了人。</p>	<p>核心情节二：让座。谦让本是美德，可是在正在放映的电影院里，这种“打架似的推让”全然不顾周围人的感受，作者用夸张的手法讽刺这种以“自我”为中心的行为。“观众都感化得直叫老天爷”真是让人哭笑不得，卖票的“以为是卖糖的杀了人”，让读者对当时混乱的场景有怎样的想象就不言而喻了。</p>
<p>⑩糖买过了，二姥姥想起一桩大事——还没咳嗽呢。二姥姥一阵咳嗽，惹起二姐的孝心，与四姨三舅妈说起二姥姥的后事来。老人家像二姥姥这样的，是不怕儿女当面讲论自己的后事，而且乐意参加些意见，如“别的都是小事，我就是个金九连环。也别忘了糊一对童儿！”这一说起来，还有完吗？说也奇怪，越是在戏馆电影场里，家事越显着复杂。大家刚说到热闹的地方，忽，电灯亮了，人们全往外走。二姐喊卖瓜子的；说起家务要不吃瓜子便不够派儿。看座的过来了，“这场完了，晚场八点才开呢。”</p>	<p>核心环节三：闲聊。“咳嗽”竟是二姥姥的生活中必备的一件大事，这不免让人想到二姥姥的装腔作势之态。而由此引发了关于二姥姥“后事”的讨论，实在是让人唏嘘，或许他们已经忘记了来电影院的目的。</p>
<p>⑪只好走吧。一直到二姥姥睡了觉，二姐才想起问：“有声电影到底怎么说来着？”三舅妈想了想：“管它呢，反正我没听见。”还是四姨细心，说看见一个洋鬼子吸烟，还从鼻子里冒烟呢。“鼻子冒烟，和真的一样，你就说！”大家都赞叹不已。</p>	<p>结尾恰好照应了开篇二姐对新事物的论调：“不知为知之”，全家人抱着开开眼的目的去看有声电影，看完电影回家后竟没有人能说得出了什么。那种故步自封、自</p>

	以为是的丑态被揭露得淋漓尽致。
作者：老舍	

### 【知识建构】

这篇小说的典型特色是运用夸张的手法来写作。作者运用漫画似的夸张勾勒出人物的形象特点，达到幽默和讽刺的效果，让读者在轻松和愉悦的背后，受到启迪和教益。

如出门时二姥姥找眼镜、三舅妈找钮子、四狗子洗脸，都以一刻钟来完成，这重复的作行为，超乎平常的生活定律，本身就带有戏谑和夸张的意味。看座的为给找座位“电筒中的电已使净”，让人很容易联想到一家人寻找座位时，对周围人带来的影响。二姐喊叫卖糖的，声音之大让卖票的“以为是卖糖的杀了人”，这些夸张读来让人忍俊不禁。

### 【试题解析】

- 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，不正确的一项是（3分）（ ）
  - 小说塑造了市井妇女的群像，同时对其中人物也分别作了较为精细的刻画，如“外场”人二姐、“特意换上高底鞋”的四姨、“不大出门”的二姥姥。
  - 在公共场所电影院观看具有私密性的“电人巨吻”并发狂鼓掌，或是在这一场合大谈家事而心安理得，都是作者眼中当时社会生活的怪现象。
  - 小说开头部分写二姐等人对有声电影无知，结尾写大家对有声电影“赞叹不已”，较为完整地描写了普通市民令人啼笑皆非的思想意识转变过程。
  - 小说标题为“有声电影”，既是指有声电影这一新奇事物，也可指二姐等人在电影院里一系列“有声”的喧哗表现，可谓一语双关。
- 请结合二姐等人看有声电影的经过，简要分析小说所揭示的市民面对新奇事物的具体心态。（6分）
- 小说运用多种手法以取得语言的幽默效果，请从文中举出三处手法不同的例子，并简要分析。（6分）

### 【反馈检测】

- 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，不正确的一项是（ ）
  - 本文虽然描写的是一组群像，但二姐是不可或缺的核心人物，贯穿文章的始终。
  - 二姥姥给车价时“一个铜子”也不愿多给，主要因为她认为是在欺侮她年老走不动。
  - 文章多处借用并改用经典语句，并将口语和书面语混搭，达到诙谐幽默的效果。
  - 结尾写四姨看到洋鬼子吸烟的情节说明只有四姨不被外界干扰，细心看了电影。



扫描公众号，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 
 （本篇解析老师：安徽附属中学 张华永）

### 【相关链接】

## 善人

汪太太最不喜欢人叫她汪太太；她自称穆凤贞女士，也愿意别人这样叫她。她丈夫很有钱，她老实不客气地花着；花完他的钱，而被人称穆女士，她就觉得自己是个独立的女子，并不专指着丈夫吃饭。

穆女士一天到晚甭提多忙。不说别的，就先拿上下汽车说，穆女士——也就是穆女士！——一天得上下多少次。哪个集会没有她？哪件公益事情没有她？换个人，那么两条胖腿就够累个半死的。穆女士不怕，她的生命是献给社会的；那两条腿再胖上一圈，也得设法带到汽车里去。她永远心疼着自己，可是更爱别人，她是为救世而来的。

穆女士还没起床，丫环自由进来回话。她嘱咐过自由们不止一次了：她没起来，不准进来回话。丫环就是丫环，叫她“自由”也没用，天生的不知好歹。她真想抄起床旁的小桌灯向自由扔去，可是觉得自由还不如桌灯值钱，所以没扔。

穆女士的早饭很简单：一大盘火腿蛋，两块黄油面包，草果果酱，一杯加乳咖啡。吃着火腿蛋，她想起方先生来。方先生教二少爷读书，一月二十块钱，不算少。不过，方先生到底可怜，她得设法安慰方先生：“自由，叫厨子把鸡蛋给方先生送十个去；嘱咐方先生不要煮老了，嫩着吃！”

穆女士咂摸着咖啡的回味，想象着方先生吃过嫩鸡蛋必能健康起来，足以抵抗得住丧妻的悲苦。继而一想，以后索性就由她供给他两顿饭，那可就得少给他几块钱。他少得几块钱，可是吃得舒服呢。她总是给别人想得这样周到；不由她，惯了。她永远体谅人怜爱人，可是谁体谅她怜爱她呢？想到这儿，她觉得生命是个空虚的东西。工作，只有工作使她充实，使她睡得香甜，使她觉到快活与自己的价值，她到书房去看这一天的工作。

秘书冯女士已在书房等一点多钟了。冯女士才二十三岁，长得不算难看，一月挣十二块钱。穆女士的交际多么广，做她的秘书当然能有机会遇上阔人；假如嫁个阔人，一辈子有吃有喝，岂不比现在挣五六十块钱强？穆女士为别人打算老是这么周到，而且眼光很远。

见了冯女士，穆女士叹了口气：“哎！今儿个有什么事？说吧！”她倒在个大椅子上。

冯女士把记事簿早已预备好了：“穆女士，盲哑学校展览会，十时二十分开会；十一点十分，妇女协会，您主席；十二点，张家婚礼；下午……”

“先等等，”穆女士又叹了口气，“张家的贺礼送过去没有？”

“已经送过去了，一对鲜花篮，二十八块钱，很体面。……啊，二十八块的礼物不太薄——一下午一共有几件事？”

“五个会呢！”

“甭告诉我，我记不住。等我由张家回来再说吧。”（有删改）